

## 第二章 聞法趣入

開題：

我們以佛為師，而佛乃以法為師。故學佛者，乃為學法也。

法從何學？初從「聞」入也。佛在鹿野苑初為五比丘說法。

最初未形成文字，故以聞為主。若已形成文字，則讀亦屬之。

說到「聞法」，龍樹菩薩說：由三處聞：一、從佛聞法；二、從佛弟子聞法；三、從經典聞法。

從佛弟子聞法：直教的弟子，展轉相傳的弟子。出家弟子與在家弟子。

甚至現在的音訊、多媒體，皆屬之。

然在佛教中，有些觀念，卻會形成聞法的障礙：

1. 神佛不分：以為佛如神一般，能賜福、降禍。信神得永生，與往生極樂世界即得無量壽；何其相似。以信為主，非以法為主。只持名，或只誦某部經，即足矣！
2. 為眾生有所知障，故誤以為知愈多，即障愈重。其實，所知障者，乃為偏知邪見故。
3. 以為「定能發慧」。故用心於修定，而不聞法。然外道入深定者，云何不發慧？

由聞知諸法，由聞遮眾惡，由聞斷無義，由聞得涅槃。

法雖無所不在。然對於法，眾生中，有：1. 先知先覺者；2. 後知後覺者；3. 不知不覺者。

不知不覺者，得由聞而知法。後知後覺者，亦由聞而早入法。

聞後，則得：1. 趣諸善；2. 遮眾惡；3. 斷無義；4. 得涅槃。

無義：對於目標，無任何助益者。

涅槃：超越善惡，不受影響也。

人活著，時時受緣的牽動，當得知其善惡，而反應之也。

如器受於水，如地植於種，應離三種失，諦聽善思念。

佛在開示正法時，總是告誡聽眾說：「諦聽，諦聽！善思念之。」

如器受水，應離三種過失：1. 覆杯不入；2. 雜染污穢；3. 有隙滲漏。

覆杯不入：不用心聽。雜染污穢：有先入為主的成見。有隙滲漏：很快就忘了。

故「諦聽，諦聽！」是對治覆杯不入的過失。

「善思」是對治有成見的過失。

「念之」是對治有隙滲漏的過失。

如地植於種，也應離三種過失：一、落在砂石上，那是不會發芽的。二、落在荊蔓叢生的土內，即使能發芽，也無法生長，不久就枯萎了。三、落在肥沃的土上，沒有莠草障礙，可是沒有深藏在土內，不久就被鳥雀啄去了。

病想醫藥想，殷重療治想，隨聞如說行，佛說法如鏡。

這是說聽法者，應有的態度：

有些人雖也聞法，卻像逛百貨公司般地，隨意流覽。就算知的再多，也只落得知而不解、解而不行的境界而已。

真聞法者，當如病人，久病纏身，急求醫藥一般心切。

故曰：病想、醫想、藥想。

殷重療治想：病得很重，當久久治療，才漸有效，不能求速效。

有些人雖願聞法，卻嫌佛法名相太多。

有些人雖也精進修持，卻求早日頓悟。

如此都不能讓人安心受教。

我常說：一者勤能補拙；二者熟能生巧；三者萬法歸一，左右逢源。

隨聞如說行：既如病者求藥，求得當如法服用。但這有對機的不同。

佛說法如鏡：鏡是來返照自己的，即當認清自己的屬性、偏端，才能如法對治。如五停心觀。

有謂「阿含次第道」，是助之？還是害之呢？

趣入正法者，應親近善士，證教達實性，悲愍巧為說。

佛曾以：「親近善士，聽聞正法，如理作意，法隨法行。」說為預入聖流所必備的四大條件，這可見親近善知識的重要了。

那怎樣才算是善知識呢？一、教理通達；二、證量完備；三、悲愍眾生；四、善巧為說。

如何才算教理通達呢？今天是分工專業的時代，學者皆各有所專，可能通達嗎？

如何才算證量完備呢？教修定者，卻無入定的經驗；教禪者，亦無頓悟的體驗，那算證量完備呢？

甚至一個過午食者，可以去傳授「八關齋戒」嗎？

悲愍眾生，不是說說而已。說了是讓眾生得法益，而非自己得財利。

得法益：束縛減輕了，彈性更大了。過午不食與日中一食的差別。

巧為說：或聽得歡喜，或震撼，或驚悚。或如錐頭利，或如鑿頭方。

甚至自己不說，推薦他人說，亦是一大功德。

#### 臨濟義玄禪師

鎮州臨濟義玄禪師，曹州南華邢氏子。幼負出塵之志，及落髮進具，便慕禪宗。初在黃檗會中，行業純一。時睦州為第一座，乃問：「上座在此多少時？」師曰：「三年。」州曰：「曾參問否？」師曰：「不曾參問，不知問箇甚麼？」州曰：「何不問堂頭和尚，如何是佛法的大意？」師便去。問聲未絕，檨便打。師下來，州曰：「問話作麼生？」師曰：「某甲問聲未絕，和尚便打，某甲不會。」州曰：「但更去問。」師又問，檨又打。如何三度問，三度被打。師白州曰：「早承激勸問法，累蒙和尚賜棒，自恨障緣，不領深旨。今且辭去。」州曰：「汝若去，須

辭和尚了去。」師禮拜退。州先到黃檗處曰：「問話上座，雖是後生，卻甚奇特。若來辭，方便接伊。已後為一株大樹，覆蔭天下人去在。」師來日辭黃檗，檗曰：「不須他去，祇往高安灘頭參大愚，必為汝說。」師到大愚，愚曰：「甚處來？」師曰：「黃檗來。」愚曰：「黃檗有何言句？」師曰：「某甲三度問佛法的的大意，三度被打。不知某甲有過無過？」愚曰：「黃檗與麼老婆心切，為汝得徹困，更來這裡問有過無過？」師於言下大悟。

觀德莫觀失，隨順莫違逆。佛說滿梵行，學者應尊敬。

觀德莫觀失，如鵝王擇乳。

其實，既宜觀德，也不妨觀失。擇其善者而從之，其不善者而改之。

某次，如來讚歎善知識的功德，阿難說：「半梵行者，所謂善知識。」佛說：「莫作是言。純一『滿』淨『梵行』清白，所謂善知識。」

阿難的意思，親近善知識，那清淨梵行，可說已完成一半了。可是佛的意思，親近善知識，可說圓滿清淨梵行，已經完成了。

其實，親近善知識，不可說已經完成圓滿清淨的梵行。但圓滿清淨的梵行，必從親近善知識，才能完成也。佛是怎樣的重視善知識！

離彼三途苦，不生長壽天，佛世生中國，根具離邪見。

在佛教中有謂「八難」：三惡道、長壽天、邊地、非佛世、根不具、世智辯聰。

離彼三途苦：即不生在三惡道中，地獄，餓鬼，畜生。

長壽天：即深定的天，指無色界天。

佛世：是指有佛法住世的時代。正法、像法、末法。

生中國：指有佛法住世的區域。邊地，指無佛法傳播的區域。

根具：六根正常。

離邪見：非世智辯聰，自以為是者。

生死流轉中，人身最難得。憶梵行勤勇，三事勝諸天。

六道中，主要造業處在人道。

六道中，真適合修行處，也在人道也。有苦有樂。

生死流轉中，人身最難得：譬如盲龜浮沉於大海中，海中飄著一塊木板，中間有一孔，盲龜伸出頭來，恰恰卡在木孔中，這是怎樣的不容易！

其實，能否生人道？不是概率的問題，而是因果報應的關係。

人道中，更有三事勝諸天：憶、梵行、勤勇。

憶念：從憶念起思惟，於思惟中再抉擇成智慧也。既包括歸納法，也包括演繹法。

梵行：清淨的行為，即斷惡修善，與道德相應的操守也。

勤勇：精進、專注；不屈不撓。甚至破釜沉舟的勇氣與決心。

儒家曰：智、仁、勇，三達德。

此對比於六波羅密：則憶念勝相當於般若。梵行勝相當於布施、持戒。勤勇勝相當於忍辱、精進、禪定。

難得今已得，精勤修法行，莫使入寶山，垂手歎空歸。

有謂「人生難得今已得，佛法難聞今已聞；此身不向今生度，更向何生度此身？」

所以要珍惜，要精進；從聞法而修行。

莫使入寶山，垂手歎空歸：入寶山，指已皈依三寶了。垂手歎空歸：卻不能聞法深入，證得解脫。

人生的目的為何？前曰：理得心安。理得，初從聞法而得。

經云：以生滅證得不生不滅。生滅是指有限、變化的身心；不生不滅，是指普遍無限、萬古長存的真理。

聞法而發心，隨機成差別。

聞法而發心：是聞法而發心？還是發心而聞法呢？

隨機成差別：所謂機者，以我理解，有三種差別：

一、 根機：眾生中有的較理性，有的較感性；有的較冷漠，有的較熱情。

二、 應機：佛說法，有時是偏為在家眾說的，有時是偏為出家眾說的。

偏為在家眾說的，乃以信願、修福為主。

偏為出家眾說的，則以持戒、修定、證慧為主。

三、時機：修行過程中，前以自度為先；後則兼以度人。

### 下求增上生，現樂後亦樂。

什麼叫增上心？就是來生所得的果報，比起今生來，要增勝一些，上進一些。

例如：相貌，壽命，名譽，財富，權位，眷屬，知識，能力，身體的健康，家庭的和樂，朋友的協調等，這一切，都希望來生比今生好得多。在佛法中，這是不徹底的，但卻是正當的，因為這確是以正當的方法，求向上的努力。

關於「增上心」，有馬斯洛的動機理論，可以參考。

現樂後亦樂：既求現世的安樂，也求後世的安樂。

而後世的安樂，又分：1. 再生為人；2. 上生為天。

此類眾生，或歸為「人天乘」。

對「人天乘」說的法，以相信因果，而斷惡修善。

那何為「善」？順眾生之習性嗜好者為善。比如貪生怕死、好逸惡勞。

故以護生救命為善，以殺生斷命為惡。

### 中發出離心，涅槃解脫樂。

云何為出離心？出離生死的輪迴。印度的宗教，皆以「生死輪迴不斷」為苦——升天，仍會下墮。修定，仍會出定。故皆不究竟。

故出離心者，即期永遠超脫出三界輪迴外。

涅槃解脫樂：如證得涅槃，才能究竟解脫。

這說法，以三法印、四念處為軸心。

那樂不樂呢？最高的樂，是超越苦樂之上的，無受是真涅槃。

這裡面，又分二類：一、聲聞乘，二、緣覺乘，合稱為「二乘」，證果，大體相同。

有的分為：一、聲聞乘，二、辟支佛乘——即獨覺乘。

其實，這二乘的分類，我覺得是有問題的。

### 最上菩提心，悲智究竟樂。

梵語菩提，是覺悟的意思。故發菩提心，即發「覺悟」之心。

從何而覺？從迷而求覺。用禪宗的講法，即從「疑」而求覺。

這從「疑」而求覺，即是我們最初學道、聞法的動機。

甚至是在我們求「道」，最初的動機。不是學佛後，才發菩提心的。

我們再把「出離心」與「菩提心」，綜合看：

雖發心求出離，必得透過「覺悟」的關卡，才得真出離。

反之，若已得覺悟，必能「出離」三界輪迴的幻象。

所以「出離心」與「菩提心」，實為一體的兩面。

發心時，雖有偏重，證果時實無兩別。

我們以釋迦牟尼佛的發心為例。似先發出離心，終成就於菩提心。

以此再回頭看「增上心」！

聲聞乘有四果，從初到四，算不算增上？

菩薩道有十地，從初到十，算不算增上？

從自覺到覺他，算不算增上？

從求道，到福慧的圓滿，算不算增上呢？

悲智究竟樂：從自覺而得智慧，以悲心而趨向度眾。

故以自覺覺他、悲智雙運，而漸成就於福慧的圓滿。

此稱為菩薩乘或佛乘，菩薩為因，成佛為果。

依下能起上，依上能攝下；隨機五三異，歸極唯一大。

依下能起上：此三階，像金字塔，下層廣大厚實，上層高聳尖翹。下的「五乘共法」為基礎，有了基礎，上才能進階。

依上能攝下：或者說有了終極目標，才能規劃近程目標。有了近程目標，才能確立下手的方便。

隨機五三異：因此隨著不同的根機、時機，說法便呈現出「五乘」或「三乘」的差異。

歸極唯一大：然而不管過程是如何差異—或直趨大乘，或迴小向大；最後的歸宿卻只有一種，從自覺而覺他，從解脫無礙到福慧的圓滿。

其實從金字塔的比喻，乃無直趨大乘和迴小向大的差異。

不滯於中下，亦不棄中下，圓攝向佛乘，不謗於正法。

在金字塔的比喻中，只有下而不上者，沒有上而不下者。

下而不上者，滯於初階、二階，而不提升到最上階。

上而不下者，能直接到最上階，而不經歷初階、二階者。

滯於中者，即是所謂的小乘。

棄於中者，即是毀謗小乘為焦芽敗種者。

其實，滯於中者，只是習氣爾。非因聲聞法，使其滯於中也。

真正的解脫，必與「中道」相應。既與「中道」相應，那解脫後，仍會「隨緣」度眾生的。

有謂：小乘是自私、自利者。其實，要證得無我，才成就解脫。

而證得無我後，哪可能是自私、自利者呢？

或曰：聲聞乘者，未發願度眾生！

那我反問你：發願度眾生，就一定是對的嗎？

積極、消極，皆偏一邊爾。而隨緣度眾生，才與「中道不二」對應也。

圓攝向佛乘：要從整體佛法的架構，去看個別的經典、法門，而給予明確的定位。

不謗於正法：而不要用個人的偏好，或宗派的意識，才批評或毀謗其它的法門。

佛教的經典，不是每部都得依教奉行，為有「對機」的差異。

但也得依「三法印」的大原則，而去揀別是法、非法。